



1937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120多万内迁大军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将10余万吨设备和物资通过水陆两路运抵川黔大后方。

谱写了世界战争史上极其罕见的大迁徙悲壮的一页。

其规模与艰辛远超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徐志明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大西洋

1937

徐志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西迁 1937 / 徐志明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集团, 2015.8

ISBN 978-7-5568-1156-4

I . ①大… II . ①徐…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6977 号

大西迁 1937

徐志明 / 著

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75

书 号 ISBN 978-7-5568-1156-4

定 价 25.0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5—12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服务热线: 0791-86512056。)

1937年7月8日傍晚，申鑫钢铁公司总经理余敏健照例打开无线电收音机，收音机里传来一个震惊世界的新闻：昨夜中国军队在北平卢沟桥与日本军队展开激战，中日宣布全面开战！

“中央通讯社北平消息，昨天夜里，我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驻北平丰台宛平城守城官兵与日军发生纠葛，双方在卢沟桥进行激战。今天上午，日军一个大队向我宛平城展开攻击，我中国守军予以坚决还击。我军两个排官兵英勇作战，给侵犯的日军以沉重打击……”收音机里，播音小姐的声音依然柔美，但是却让余敏健感到心惊肉跳。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令余敏健感到心里震撼，觉得他担心的大麻烦终于来了。这几个月，申鑫钢铁公司钢铁厂西迁的事情抓得已经够紧，但还是来不及了，此次中日战端一开，公司钢铁厂那几座炼钢炉搬迁变得异常困难了。自从4月底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华北频繁举行军事演习，余敏健就敏锐预感到，中日一战无可避免。这阵子，他一直关注局势。最近几个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华北到处惹事，他隐约察觉到日本人欲吃掉我中国的狼子野心。如果真是像他预料的那样，上海将是日本人必然要夺取的重要目标。所以，等到国民政府私下派人动员上海工厂内迁，余敏健已经对钢铁厂西迁做了充分打算。在之前两个月，他暗暗吩咐

明达大量收购旧钢铁，悄悄运到安徽芜湖囤积起来。也是在这段时间，他把工厂所有便于搬迁的小型设备都悄悄拆迁到日本人势力还管不到的沪西地区北新泾仓库，为工厂西迁做了准备。前几日，国民政府经济部下达命令，把他的申鑫钢铁厂纳入必须西迁工厂之列，这正中他下怀。不过，作为一名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冶金专业的实业家，余敏健清楚一家大型钢铁企业搬迁的繁杂。钢铁厂不是其他企业，设备的庞大，原料的笨重，标志着他们企业搬迁要比一般企业艰难得多。况且，此次搬迁路途迢迢，虽说第一步计划搬迁到武汉周边，但是世事难料，万一东洋人占领上海后长驱直入，到时候必然要攻取华中重镇武汉。这并非余敏健杞人忧天，从中日双方战绩判断，东北沦陷，华北失地，中国军队几乎没有给日本人重创，那一大批国土就易手日本人了。如果日本军队依然以咄咄逼人态势南下，能不能保住上海他是不敢乐观的。别说上海，即便是武汉，日后也是难保的。假如形势真的像他判断那样，他们的工厂只能有一个结果——进川。想到进川这一路山高水险，余敏健忐忑不安，这段漫漫长路，指不定途中会发生什么。

现在中日突然开战，余敏健不由忧心忡忡：工厂最要紧的那几座炼钢炉还没有抢运出来。炼钢炉是钢铁厂最主要的设备，就像一艘轮船的轮机，没有炼钢炉，工厂西迁，他余敏健拿什么开工？

余敏健不敢怠慢。次日上午，他马上召集他的得力干将倪德明和刘明达到他写字间，商议工厂炼钢炉搬迁事宜。

申鑫公司钢铁厂地处上海杨树浦黄浦江畔，是一家大型民营钢铁企业，始建于民国 23 年。余敏健的钢铁厂办得超乎寻常顺利，建厂第二个年头，工厂就进入最鼎盛时期，那时，钢铁厂自备的铁码头上船舶一艘接着一艘，永远停泊着等待装卸的轮船。

人们只要进入杨树浦地区，老远就能看到申鑫厂厂区林立的烟囱。那些高高低低的烟囱吐出的白烟袅袅而上，很快与天空飘浮的云彩融为一体，似乎天上的白云是因为他们工厂的白烟才产生的。

办厂最初几年，是申鑫钢铁厂的黄金时期，那时工厂财务账本上的数字就像刚起飞的飞机，一个劲往上升。那阶段申鑫钢铁厂的员工待遇令人羡慕，一名普通的杂务工，月薪可以达到20元法币，差不多是其他工厂同类工种的一倍。至于那些有些技术的炉前工、轧钢工，或者科长、协办、会办等高级职员，月薪更是高达数十上百法币。所以，一户人家只要有一个人端上申鑫钢铁厂饭碗，就可以保证全家人衣食无忧。也就那两年，钢铁厂进入全盛时期，员工达到1000余人，杨树浦一带老百姓都称申鑫钢铁厂为千人钢厂。

不过好景不长，最近一年，申鑫已经处于半停产状态。全厂10个车间，除了铆锻车间和丝钉车间还在生产，其余的陆续停产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自从东洋人势力在上海日渐猖獗，炼铁主要原料铁矿砂来源日益减少，迫使钢铁厂不得不收缩产能，工厂状态日趋式微。现在，工厂已经裁员一半，主车间冶炼车间和轧钢车间已经停产半年多了。

余敏健那天很早就到厂里。他进厂的时候，白班的工人还没来上班，整个厂区空空荡荡的。余敏健走进自己的写字间，心情随之亮堂起来。他的写字间宽敞整洁一尘不染，靠窗地方，两盆高大的铁树葳蕤茂盛，陡生些许生机。这是余敏健定下的规矩，即便他不在工厂，勤杂工每天还是像他在厂里一样仔细清理擦拭各个角落，照料好两株铁树。所以，任何时候，余敏健的写字间都是干净的，赏心悦目的。

放下皮包，余敏健走到落地窗前，在那里可以俯视黄浦江。窗下有一块50米见方的绿地，绿地一直延伸到江边。当年布置

这块绿地的时候，余敏健让人用冬青树植上“申鑫钢铁”4个大字。或许多日没有人浇灌绿地了，余敏健现在看到的“申鑫钢铁”4个字蒙上了灰尘，显得无生机。绿地右侧则是工厂专属的铁码头。此刻，铁码头已经不复往日的喧闹，空无一船，那6架吊车的吊臂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让余敏健心情又黯然许多。

余敏健站在三层楼写字间的窗前，眼光掠过绿地，注视到黄浦江面上，那艘停泊多时的军舰映入眼帘。那是一艘矗立着三个烟囱的日本大型巡洋舰，桅杆上白底红日的太阳旗张扬地飘扬着，显出了不可一世的傲慢。巡洋舰周围，不时驶过速度飞快的东洋汽艇。余敏健知道，这艘“出云号”巡洋舰是日本驻沪海军旗舰，是在上海的东洋军队最高指挥舰。日本上海驻屯军的一切行动，差不多都是从这艘军舰上发出的——日本军队在上海，是海军统领天下，其他为数不多的陆军只是配角而已。

“笃笃，笃笃”，门外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是忠惠吧？进来啊。”余敏健听出敲门的一定是倪德明。德明字忠惠，他敲门很有节奏，每次敲两下，一般敲两次，而且敲得很轻。

“大先生，依介早就来了。”推门进来的果然是德明。倪德明30出头，身材魁梧，长着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脸腮上两块突出的“胡桃肉”特别明显，他手里拿着热水瓶。

“哦，忠惠啊，明达来了吗？依告诉伊了没有？”余敏健问。

“告诉伊了，伊讲一歇歇就过来。”德明边说，边为余敏健沏上茶。“今朝介早就把阿拉两个人叫过来，大先生是不是为了炼钢炉搬迁的事体？”德明把茶盅递给敏健。余敏健点点头。

正说着，刘明达来了。小后生才20出头，有点冒里冒失，他见门开着，一头就撞了进来。刘明达的长相与德明恰好相反，瘦瘦小小的，单眼皮，小眼睛，脸色有些苍白，不过看上去蛮活络的。

刘明达尽管年龄不大，却已经是余敏健得力的助手了。

他们都是宁波老乡。余敏健老家是宁波镇海庄市镇，这是一个很有些历史底蕴的江南集镇。有文献记载，早在汉朝时，那里已经形成村落，现在的庄市镇靠近甬江一侧，还有汉朝时留下的江塘痕迹。

倪德明是余敏健的同乡，都是庄市人，但同镇不同村。余敏健老家在庄市街上，倪德明则是离庄市街四五里路的倪家村人。早年，余敏健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倪德明才刚刚在中兴学堂启蒙。后来，余敏健获得美国加州大学冶金硕士学位，回国后担任了云南省交通司长兼云南矿物总局总工程师，在老家庄市传为美谈。那时的余敏健，是刚刚进入镇海中学读书的少年倪德明心中的偶像。为了效仿余敏健这个偶像，初中毕业后，倪德明考入南京矿业专科学校，选择了与余敏健一样的冶金专业。说来也巧，倪德明毕业那年，恰逢余敏健来到上海，在上海一家炼钢厂担任总工程师。于是，德明也进入那家工厂，成了一名见习技术员。就是在这个时期，倪德明接触了余敏健。后来，余敏健办起申鑫钢铁厂，就启用倪德明担任设备科科长。设备科虽然是个小科室，但是它关系到企业的装备和工艺水平，加上设备采购价格空间很大，是工厂的关键科室之一。所以，对设备科长的人选，余敏健非用自己信得过的人不可。正因为这样，余敏健看中了倪德明。余敏健清楚，倪德明担任设备科长有三大优势：南京矿专毕业，有一定专业背景；与自己同乡，知根知底，让余敏健感到放心；最主要的是，多年接触，余敏健觉得倪德明为人忠心，做事沉稳，工作能力也不差，所以，他应该是理想的设备科长人选。几年下来，倪德明没有辜负余敏健的期望，成了余敏健的心腹。这次，工厂西迁需要有一个统管全局的头领，按理说这样的职位应该在公司副总或工厂副厂长当中选择，余敏健没有，他直接任命倪德明为

申鑫西迁工程总办。他坚信倪德明会全身心去完成这项使命。

刘明达虽不是庄市人，却也是余敏健的宁波老乡。刘明达是鄞县鄞江桥人，那是个山明水秀的好地方，盛产浙贝和席草。镇上有座漂亮的廊桥，叫鄞江桥，名声很大，所以以桥名镇。鄞江桥位于四明山与鄞西平原中间，历来被誉为四明首镇。唐代，它曾是府衙所在地。

“忠惠，现在工厂设备转移的情况咋样了，依给我详细讲讲。”余敏健点燃了一支雪茄，眼睛却看着窗外黄浦江上的日舰。

“禀报大先生，总的来讲，迭段辰光转移的情况还算顺利。现在，1000多吨废旧钢铁大部分已经运到芜湖了，还有200吨在北新泾仓库，迭两日我就派人去装船。厂里的其他设备，能够用汽车运走的都已经转移出去了，也暂时摆放在北新泾仓库，月底前可以装船直运到汉口。现在，困难最大的是那几台大型设备，特别是现在还在厂里的那些炼钢炉和电炉，因为体积大分量重，陆路用卡车无法启运，只能通过水路装船转移，但是现在，东洋人的兵舰就停泊在阿拉工厂前面的黄浦江上，要从他们眼皮底下运走这些设备，恐怕非常难办，所以，我也一直为迭桩事体发愁。”倪德明说话的速度不快，但是条理清晰，几句话就把厂里设备转移情况讲得清清楚楚。

余敏健眼睛虽然看着窗外，耳朵却听得很仔细，圆圆的胖脸一副冷峻。余敏健知道，为工厂西迁的事情，德明已经尽心尽力了。自从战争逼近，东洋人在他们势力范围内，对上海外运物质卡得很严，不仅水路严加盘查，就是陆路，也是卡哨重重。为了避免被东洋人查获，倪德明先前组织的几次转移，常常放在凌晨时间，而且，根据刘明达提议，他们选择了一条东洋人不会想到的路径：设备装车，先向北运抵吴淞口方向，而后向西经宝山罗店，再折返到北新泾仓库。这条路路程虽远了几十公里，但是

所经过的大多数是中国军队防区，安全系数比较高。幸运的是，他们运出去几十车设备都是有惊无险，还没有被东洋人查获过。

“大先生，现在迭些大件设备咋转移出去？”倪德明看余敏健没有说话，感到束手无策，向余敏健讨教。

余敏健没吱声，猛吸了一口雪茄，眼睛依然盯着黄浦江面，似乎没有听到德明的问话。

过了片刻，余敏健转过身，对倪德明说：“现在中日已经开战，运送几样大家伙确实有些棘手，但是依也莫急，办法总归是有的。”其实，对这些大设备转移问题，余敏健心里早就有了方向，只是现在事情还没有落实，他不便透露。他要做的这个方案需要非常严格的保密，一旦泄露出去让东洋人知道，那就麻烦了。

“明达，依去看看，赫尔曼先生在不在写字间，如果伊在，叫伊马上到我写字间来一趟。”余敏健吩咐道。

“好，我马上就去。”明达答应了一声，转身出去了。到底是小后生，他走路的节奏很快。

赫尔曼先生是申鑫钢铁厂聘请的冶金专家，德国人。当初，他是余敏健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本科读书时的同学。他俩本科毕业后，余敏健留校攻读硕士学位，赫尔曼则回到了德国。几年后，赫尔曼先生来到中国，在余敏健曾经工作过的上海那家钢铁厂担任技师，从那以后，两人一直在一起，未曾分开过。余敏健创办了申鑫钢铁公司后，自己担任公司总经理，聘请赫尔曼先生任工厂总工程师，现在的赫尔曼先生是申鑫钢铁公司副总经理兼钢铁厂总工程师。

刘明达很快带着赫尔曼先生来了。赫尔曼先生是个严谨的德国人，狭长脸型，鹰勾鼻子，一脸络腮胡子。他平素不善言笑，给人感觉十分冷峻。“老同学，您找我？”进了余敏健写字间，赫尔曼旋即一笑，马上就闭上嘴巴，回复到一张严肃的面孔。

“请坐，老同学。”余敏健指了指沙发，而后对刘明达吩咐：

“给赫尔曼先生沏上一杯蓝山咖啡。”

刘明达忙乎了一阵，转眼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端到了赫尔曼先生前面的茶几上。赫尔曼先生端起咖啡，凑近杯子吸了一口气，脸上浅浅一笑。

“忠惠、明达，依两人先出去一歇歇，我有闲话要对赫尔曼先生讲。但是你俩不要走开，待会儿我还有事体寻你们商量。”余敏健说。

德明和明达会心一笑，他俩向赫尔曼先生点头招呼过，退出写字间，拉上门。

“老同学啊，现在我遇到难题了，这件事情只有请您老同学给我帮忙了。”等两人出去，敏健毫无客套，他知道老同学的脾气，开门见山道。

“别客气，你我多年老同学，能帮的忙我绝不推辞。”赫尔曼语气肯定。见敏健没说话，赫尔曼看着余敏健，又加了一句：“什么事？”

“中日已经开战，就在昨天。”余敏健看着赫尔曼先生。赫尔曼先生点点头。

“赫尔曼先生，工厂迁移的情况想必您已有耳闻，现在，我们的小设备已经转移，只是几座炼钢炉转移有困难，要请老同学您给帮忙了。”余敏健说。

“老同学有话直说，是不是让我以德国人名义帮您转移？”赫尔曼先生猜测道。

“是的。”余敏健坦言。

“老同学，这件事恐怕我爱莫能助。”赫尔曼先生耸耸肩，摇着头摊开双手。

“老同学不要回绝得那么快，只要老同学肯帮忙，我相信您是有办法的。”敏健追了一句。

“您说，这事怎么做？”赫尔曼说话从不拖泥带水，他是位做事干脆的人。

“我想与您签订一份资产转让合同，这样您就可以德国货主身份把设备转移出去。”余敏健把胖脸上的玳瑁眼镜习惯性往上一抬，“当然，这只是形式，您明白我的意思。”余敏健语气坚定。

“知道。”赫尔曼先生点头，“可是，现在非常时期，这件事要报送我国驻沪总领馆，让总领馆盖章。”赫尔曼先生说。

“有难处吗？”

“有难处。那些老家伙——”赫尔曼先生显得有些难以启齿。

“我想老同学肯定有办法，我知道您与总领事熟。是不是有啥条件，老同学明说。”余敏健不给赫尔曼先生留余地。

“钞票！”赫尔曼先生用手指做了一个点钞票的动作。

“没关系，要多少？”余敏健觉得有门。

赫尔曼先生伸出一个手指。

“一万？”敏健问。

赫尔曼先生点点头。

“行！就一万，请老同学帮我。”敏健肯定说，“当然，事成之后，忘不了老同学的功劳。”

“不，你我老同学，何必这样说？”赫尔曼先生笑了。

“赫尔曼先生，这份转让合同签约时间要提前，提前到一年前。行不行？”

余敏健建议。

“提前一年？唔，我明白。”赫尔曼先生是个聪明人，知道余敏健为啥提出这个建议。一年前，工厂已经不景气，转让设备合情合理。

“您准备与总领事怎么说？”敏健问。

“这事不用操心了，我会办妥的。”赫尔曼先生端起咖啡

喝了一口，惬意地抿上嘴唇品味着。

“这件事您一定要办好，不行的话可以再多给他们一些，一万五，行不？”余敏健又推了一下眼镜，干脆说。

赫尔曼先生点头。

两人又谈了一些细节问题。余敏健考虑得十分仔细，对赫尔曼要求：到时候设备启运，一定要用德国驳船，还有，所有参与搬运的最好德国人，实在找不到德国人，至少也要用白俄，不能让一个中国人参与进来。

赫尔曼先生点点头。

两人又仔细探讨了各种环节，觉得已经万无一失了。赫尔曼先生离开时，余敏健又嘱托了几句：“老同学，现在中日已经开战，上海打仗就在眼前，这件事情一定要抓紧办，越快越好，不能再拖了，拜托拜托！”

赫尔曼先生走后，倪德明和刘明达就进来了。余敏健没有告诉两人与赫尔曼先生的事情，只是吩咐倪德明：“送几日要抓紧辰光将几座炼钢电炉起出打包，时刻准备启运。”

“依要让原来冒烟的烟囱继续冒烟。”余敏健叮嘱了一句。

“好的，大先生放心吧。”倪德明疑惑地看了看余敏健，他一时还不明白，余敏健为啥要烟囱继续冒烟。倒是一边上的刘明达猜出了老板的用意，向余敏健会心笑笑。

赫尔曼先生果然有办法，一个星期后，他办妥了转让合同，并租赁了驳船，组织好人员。一切妥当，赫尔曼先生告诉余敏健，炼钢炉可以启运了。此时，倪德明他们已经为几座炼钢炉电炉启运做好了准备工作。

2

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一间烟雾弥漫的小会议室里，余敏健正在与工矿调整处副处长吴志仁商洽企业奉命西迁事项。起先，余敏健听说吴志仁是军人出身，以为军人做事豪爽，这件事很容易就能达成协议。不料接触了这位从国民革命军暂编 99 师少将参谋长调任工矿调整处副处长的吴志仁，余敏健才感到事情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那天，他俩拉锯了一个上午，却未能将西迁的有关事项达成协议。余敏健并不了解吴志仁。吴志仁虽为军人，却并非行伍出生。他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后来，到黄埔军校担任了 5 年政治教员，再后来调任国防部三处任上校参谋，直到调任国民革命军暂编 99 师参议，领章上才有了一颗金星，跻身于将军行列。所以，这是位从来没有经历过战火历练的文绉绉军人，做事情绝对没有通常军人的豪爽。

余敏健与吴志仁谈判的关键有两个。余敏健要求，这次钢铁厂奉国民政府命令西迁，应当定为军工类企业，至于西迁补贴费用，余敏健提出的额度为 50 万法币。余敏健心里清楚，这虽然是两件事情，但是焦点在第一项，假如申鑫钢铁厂能够列入西迁军工类企业，补贴额度问题就不难解决了。何况，余敏健心里也有准备，即使费用削减一些，他也能够接受。余敏健心里的底码是削减 10 万元法币。但是，如果不能列入军工类企业，接下

来的事情会非常麻烦。余敏健判断，随着中日战争愈演愈烈，整个东部地区有上万家工厂要西迁至川鄂云贵，企业西迁的4个省份中，重点是四川省，所以，西迁物资大多数要通过长江水路运抵西部。如此浩大的货量，如此有限的运力，西迁物资运输紧张程度可想而知。谈判前，余敏健事先已经打听到，国民政府考虑到长江水路的运输能力，已经作出规定，按照轻重缓急将西迁秩序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为军队与军火，第二等级为兵工署直属军工企业，第三等级则是官办企业和与军工相关的民营企业，至于第四等级，就是数量最大、耗占运力最多的其他民营工厂。对国民政府做出这样的安排，余敏健表示理解，觉得政府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毕竟战事紧张，对西迁单位分类安排运输是必要的。但是他已经敏感地预料到，到时候千军万马都挤到一条长江上，尤其后期过宜昌进入川江水道，运力形势将会变得非常严峻。因此，余敏健希望经济部能够把自己的申鑫钢铁厂列入西迁第三等级名单，也就是军工类企业。余敏健这个要求有充分理由，就在前不久，他们的钢铁厂为军工署提供过2000枚航空炸弹钢壳。

谈了一上午没有结果，下午继续谈。他们草草用了午餐，中午也没有休息继续洽商，洽谈的地点还是在经济部大楼一间只有20来平方米的小会议室进行。刚过晌午，小会议室里面烟雾腾腾，铜质的华生电风扇努力摇摆着扇头，吹出热乎乎的风，像一根无形的搅棒，把屋子里的烟雾搅散开来。余敏健感到很不理解，大热的天，会议室窗户却紧闭着，他很想打开窗户，但是觉得自己总归是客方，贸然开窗，不知道烟瘾很大的吴处长会怎么想。其实，余敏健也抽烟，他喜爱抽雪茄，但是这个上午，他没有抽过一口烟。

“吴处长，请您是否再考虑一下，把申鑫钢铁厂列入这次

西迁军工类企业？”在商谈僵持了一段时间后，余敏健向上推了一下眼镜，望着吐烟喷雾中的吴志仁，语气谦和再次请求道。

吴志仁没有说话，他一支又一支接连不断抽着烟。吴志仁抽烟很特别，一支烟点上，就一直在嘴唇上衔着，间或脸腮微微一瘪，烟头红了一下，旋即鼻腔里喷出两条浓浓的烟柱。此时，吴志仁消瘦苍白的狭长脸上毫无表情，显得非常严峻。

吴志仁是小个子，长得很瘦弱，大热天的，短袖墨绿卡其布衬衫衣扣严严实实，连衣领下第一颗纽扣也紧扣着。他戴着金丝边眼镜，玻璃镜片后的那双小眼睛眼眶深陷，让人有种琢磨不透的感觉。余敏健觉得，这个吴处长咋看都不像军人，倒是像城府很深的师爷。

见吴志仁不搭腔，余敏健又推了一下眼镜：“吴处长，我提出这个要求是有理由的，前几个月，我们申鑫钢铁厂刚刚为兵工署制作了2000枚航空炸弹钢壳，况且，以后我们的钢铁主要用于军工生产和铁道部设备维修。我想只要处长您肯帮忙，这件事情是有可能解决的。”余敏健继续请求。

吴志仁用力抽了一口烟，把还有半支长的烟用力在烟缸里掐灭，脸上突然露出微微一笑：“思强兄，不是兄弟我不肯帮忙，我也觉得你说得有道理，只是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了职部权力范围，职部无权决定你提出的要求。给你实话实说吧，企业分类的决定权在部里，由翁文灏翁部长亲自定夺。”说着，他又点燃了一支烟，鼻腔里旋即喷出两道浓浓的烟柱。没等敏健说话，他又补充道：“不过思强兄请放心，职部会把贵企业的要求呈报上峰的。至于上峰能不能获准，职部就爱莫能助了。”

听到吴处长尊呼自己的字，余敏健微微一笑。上午，吴处长一直称呼自己为余先生的。余敏健突然觉得，这个吴处长或许不算个难弄的人，只是长相过于冷峻，给人以拒人千里之外的感

觉罢了。

余敏健摘下眼镜，掏出手帕先擦了擦镜片，然后在胖胖的脸上擦了一把汗，手帕上马上出现一片油渍印。南京这个鬼地方确实太热，才刚刚到阳历7月，天气就热得让人受不了，难怪人们把南京列入长江三大火炉之一。

“吴处长，还有个事情我要向您作些说明。其实这几个月，我们已经收购了1000多吨废旧钢铁。您是知道的，炼钢没有旧钢铁是不行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资金发生了很大困难，我也不瞒您说，现在已经有6个月了，公司只是给员工发了点生活费。如果这次工厂搬迁——”

“好了好了，这个事情你上午已经说过了，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让你们把搬迁费用支出预算列个细表呈送上来，让部里审核，搬迁该给多少费用，要看你们列支情况才能定，现在你跟我说也没用。”吴志仁知道余敏健下面要说什么，就不客气打断了余敏健的话头。

见余敏健有些尴尬，吴志仁口气明显缓和道：“思强兄啊，不是我打断你讲话，你要知道，这些天我是很忙的，就在现在，已经有人在外面排队等着我商谈，所以请思强兄谅解。这样吧，你说的事情我会如实向上峰呈报的，请放心，我一定在上峰面前给你们美言几句。”

“谢谢吴处长了，这——”余敏健刚说话，吴志仁已经站了起来：“思强兄，实在抱歉，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赶紧把搬迁费细表呈报上来，现在局势紧张，这件事办得越快越好。”说话时，人已经离开了座位。

见此情况，余敏健觉得再坚持也无用，于是，他抱拳向吴处长作揖，“拜托！拜托您吴处长了！”

余敏健心情十分不悦，回到下榻的扬子江饭店，赶紧进盥